

悠悠沧桑话泥河

祁家录

淮河(淮南)文化漫谈 (第四季) 征文

泥河又称东泥河、溲河,源于凤台县北部生态,流经潘集区中部,至尹家沟闸入淮,长62公里,流域面积360平方公里。

这条淮河支流流行于淮北平原,比降甚小,上游河道窄如沟洫,中游向下逐渐扩展,下游河面宽达1公里以上,水天一色,颇有大江大河之气势。

泥河的水,泥河的泥,造就了独特的自然生态和自然资源。从远古以来,一代又一代泥河人探索生存之道,趋利避害,不断创造和推动历史文明的演进,为淮河文化的史册增添了光彩夺目的篇章。

上世纪的一次文物普查,揭示出泥河历史上的辉煌。在中下游两岸,发现唐代古窑址22处,古窑之多在淮河以北乃为罕见。因泥河地境隋唐时属寿州,这些古窑址被称为寿州窑址。根据发掘出的窑具和大量瓷器残片考证,有唐代早期的青瓷,中期的黄瓷,晚期的黑瓷。由此可以证明,泥河岸上这些古窑的生产,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泥河畔的群窑生产与产品贸易,应是淮南历史上的一处亮点。这些古窑能够长时间生产经营,除了当地有丰富的瓷土资源,燃料资源、工匠资源以外,主要是得益于水上舟船运输方便。从历史上看,自东汉至北宋初期,古籍中没有黄河大规模泛淮的记载,这段时间淮河独流入海航运无阻。当年,泥河中下游河道通畅,舟船直接入淮,可以把瓷器运往海内外销售。可以想象,唐代泥河的黄金水道和岸边的“工业走廊”,是多么繁荣。

然而,无情的历史不能永久地留住现状。唐窑消失了,只留下一处处瓷器的残片,这些残片让后人猜想,是什么原因使群窑在同时期衰落?也许是唐末战乱的社会原因,也许是沧桑变化的自然原因。而从史料中发现,北宋时期已有黄河夺淮记录,致使淮河流域水系紊乱,河床淤高,河口堵塞。泥河当然在劫难逃,失去了黄金水道。

黄河夺淮给泥河流域带来了灾难。下游泥沙沉积,入河口河槽淤塞,河面扩展,农田成为沼泽。清嘉庆《凤台县志》记载东泥河“自刘隆集以下河势始阔,然多淤浅,亟宜挑浚。”并注明东泥河原经杨絮沟入淮,因淤浅改由尹家沟注淮,距杨絮沟注淮处六里。从清乾隆年间到民国时期,对泥河入海口曾几次疏浚,但疏后又淤,每遇大雨遍地汪洋,庄稼绝收,村庄被淹,农民流浪他乡。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淮河治理。凤台县于1950年冬,组织民工开挖泥河入淮水道,即新尹家沟,并在沟口建闸,防淮河水倒灌。1953年冬,凤台县组织9000民工,疏浚苏家嘴以上泥河河道,并用弃土在两岸筑堤,后又疏浚泥河支流14条。接着,又在下游修筑拦河大坝,即窑岗坝,大坝上建南、北二桥,桥下流水,坝上通车。当年的治水工地上,红旗招展,人流如潮,一派壮观景象。

上世纪60年代初,国家投资193万元,在泥河下游南岸建起了龚集电灌站,使用国产第一条35千伏淮河水下电缆,让本地农村首次通电,灌区和站首工程完成后,当年实灌面积达6万亩。以后,又在泥河岸边建起了夹沟、泥河等多处电灌站,灌区农田扩种水稻,泥河两岸成为鱼米之乡。

泥河流域地下煤炭资源丰富,上世纪从70年代开始,泥河岸边先后建成潘一、潘二、潘三、潘东等现代化煤矿。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淮南市在这里设立了潘集区,由此,泥河成为横贯全区的主要河流,与全区的经济民生紧紧相连。

随着新时代的进程,近几年潘集区实施泥河自然生态修复,让泥河变得水清岸绿,河面波光粼粼,飞鸟成群,成为人们休闲观光的好去处。

几年前,泥河中下游拦网养鱼,围坝养鱼,占据了大面积水面。同时,城市的生产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河道,致使水质下降,甚至水色变黑,散发异味。2017年,区政府积极申请实施泥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总投资5.9亿元治理水污染,修复河流自然生态。他们宣传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意义,动员养殖户拆除拦网围坝,进行河面清理,并在浅水湿地种植绿色植物。对下游的1.5万亩水面,采取自然养殖,不投饲料,由企业承包管理经营,由此杜绝了饲料对水质的污染。

袁庄城区的河道是污水治理的重点,在治理中将城区污水管网全部截污纳管,使污水进入污水处理厂达标排放。同时,拓宽河道,在两岸修建绿化平台,3公里长的绿地上花木并茂,曲径相通,并有多处奇石景点,引来众人观光休闲。

2023年初夏,泥河中游太平集北的河段上,正在实施生态修复工程。笔者在现场看到,清理河道挖出的污泥,填平了大片河岸,人们按设计栽植苗木,抽水浇灌。太平集是个古老的集镇,附近就有古窑址。相信,随着河道生态修复营造的美景呈现,这里又是一处乡村旅游的好地方。

泥河的流水,一浪推着一浪前进,泥河的历史,在新时代一页更比一页壮丽,潘集区正在描绘泥河流域更加宏伟的蓝图。

泥河的流水,一浪推着一浪前进,泥河的历史,在新时代一页更比一页壮丽,潘集区正在描绘泥河流域更加宏伟的蓝图。

李白醉写清平调

刘文勇

楚文化大家谈 征文

淮南日报社 淮南淮河文化研究中心 联办

春和景明,兴庆宫牡丹花开了,清新明媚、君王玄宗悦目;沉香亭同帝赏花的玉环,妩媚富丽,君主欢心。名花倾城,需配以李翰林名诗,方不負此良辰美景!玄宗如是想。

奉诏寻太白的李龟年,伤透脑筋。找遍翰林院,不见踪影。突想起,李翰林爱酒,定在酒家,急于斯处寻找,忽听狂歌:

“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为醒者传”。

啊!这不是李翰林还能是谁?喜登酒楼,可太白酩酊大醉,已伏案而眠。

李龟年手抚酒仙,告其玄宗命写新词。诗人醉乡明告龟年:“我醉欲眠君且去”。李龟年难能扶起酒仙,忙与几个乐师抬李白下楼,架于御马驮回皇宫。

玄宗命人为李白冰水浴面,急传醒酒汤,又亲调醒酒羹,奉与酒仙。顷之太白醒来,见玄宗、贵妃皆于眼前,遂要求赐酒。玄宗说,你刚醒,再喝,不是要再醉吗?太白回答,臣是斗酒诗百篇,愈醉诗愈好,愈醉诗愈美。玄宗欲得佳诗,急命赐酒,李白持杯一饮而尽。

御酒乃酒之上品,为大唐最美琼浆。飘飘欲仙中的李白,眼前顿现美景:贵妃含笑,霓裳羽衣簇拥着玉环丰腴娇容,她可是西王母群玉山瑶台上的仙女啊!是牡丹园中最美最温馨的洁白如玉的牡丹花啊!李白将醉眼中的美景,一挥而就:“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一首写毕,呈于玄宗,明皇御览,大喜。说,卿果愈醉诗愈美。太白喷着酒香,奏道,臣还未全醉,若再醉,写出的

诗,还会更美更好。玄宗闻之而再赐好酒。

太白亦有八分之醉,飘逸的眼前出现了楚襄王的阳台、汉成帝的宫廷。醉中的他,突然发现了楚王为之断肠的神女,汉成帝为之新妆的飞燕,瞧其斯美,如何能与玉环相比!新词顿落纸面:“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兴庆宫大醉,盛赞太白真乃金屋转世矣,如此美妙遐想,如此绝妙神笔,非大师谁能写出。玄宗读后,褒奖李翰林,爱卿确实斗酒诗百篇,无愧酒仙诗仙之佳誉啊!禁不住颂曰,赐朕饮之。

玄宗三赐酒,即酒、好酒,朕饮之酒。此为酒中之酒、好中之酒、优中之酒。君饮之酒,当为最美之酒。而李翰林因诗作之美享此至高殊荣,这在大唐绝无二人。饮下玄宗饮的美酒,李白已醉至十分,可此刻他头脑却陡然清醒了。他顿从无限的仙境中回到了现实,双脚踏到了坚实的皇宫大地。那名花牡丹、那倾国玉环,还有那君王的欢笑,立即融为一体,真乃十分酒十分诗,大诗人对玄宗说,臣酒已十分,故诗也就能写出最美最好的了。说罢第三首清平调词旋即而成:

“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好一个“长得君王带笑看”,这三首诗,首首透出浓艳,句句流露奇趣,字字飘逸酒香。兴奋中的玄宗,急命乐师李龟年谱曲、谱曲、赶快谱曲!

名花倾城,让君王赏心悦目;御用美酒,令李白沉醉飘逸。美花美人美酒,使豪放的诗人编织了最美的诗,君主为此沉醉而长亦带笑。

李龟年为大师之诗谱好新曲,乐工已始演奏。沉醉的乐工仿佛被美酒浸染,天籁旋律飘逸着醇浓的酒香。情不自禁的君王兴奋地亲持玉笛,极为投入地吹奏起来。

“草上飞”飞进北京城

苏登芬

1953年,刚解放不久的淮河边武家岗,有名的花鼓灯窝子武郢子,精明能干的武佩选(绰号草上飞),要到北京参加民间歌舞演出,大人、小孩都兴奋地传开了。

武佩选1917年出生,时属凤台县东南十八里地的架河乡武庙村人,幼年失学,父亲早年过世,母子俩相依为命。武佩选从小就喜欢锻炼,栽筋斗、竖星星、踢打蹦跳,每到大河湾拾庄稼、割草,空闲时在湾里的沙地上摔筋斗。经常在村西南角一块桌面大的石头上练功,空心筋斗、蝎子倒爬墙、猴子单手摘桃等都练。12岁时,跟着本村的花鼓灯班练起了鼓架子筋斗,村西头的围沟八尺多宽,他一个鲤鱼跃龙门就飞过去。后练就了《鲤鱼跃门》《兔子扒窝》《坐地行走》《萝磨床子》《飞檐走壁》《猴子扒树》《草上蹲人》等,应有尽有,乡亲们送外号“草上飞”。

武佩选从小聪明伶俐,十四五岁时更是活泼可爱,既会花鼓架子,又善长扮演兰花。一次跟大人们一起去南乡推扫帚,回来的路上走到六安地区的舒家埠,晚上住店,既不接待,又不给人住。店老板是一个喜爱花鼓灯的灯头,张罗着安排花鼓灯演出,淘气的佩选,在旁边连翻几个空心筋斗,被店老板看中,灯头邀请其演兰花。这时灯头招待饭后,住了店,准备演出,出演了一场灯头扮演鼓架子。当时请兰花下楼,因歌词唱不到位请不下兰花,灯头急着唱出:“我的好妹妹你别慌,你脚穿白鞋为哪桩?”武佩选接唱:“小奴家家住凤台东南乡,十八里路程修桥工程复工,于是又修成一孔。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大水屡发,冲击东津渡,导致桥塌坍塌。

历史上的淝水桥,“上行车马,下通舟楫”,由于连年黄泛,东津渡在解放前夕已淤塞严重。20世纪50年代,在毛主席“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下,治淮工程如火如荼地开展。其间,在淝水入淮口处的五里庙,兴建一座大型节制闸,防御淮水倒灌。同时,由瓦埠湖至淝水入淮口,新挖一条与淝水平行的新河,以扩大淝水下泄流量。在淝水新河上重建一座3孔石拱桥。20世纪60年代末,跨越淝水古渡的原石桥被拆除,兴建了一座全长500多米的钢筋混凝土公路桥。这座于上世纪70年代初竣工通车的东津渡大桥,亦成为了历史。2022年12月9日,全长1900米,大桥主跨130米,宽16.25米,双向6车道的东津渡大桥全线贯通。淝水古渡之名,因一座座桥梁,被世人铭记。

花鼓灯的表演长期以来形成一个重要传统,即表演时有很大的随意性和即兴性,名手常常在表演中显露创造性的才华。由于武佩选对花鼓灯小鼓架子动作掌握得炉火纯青,运用自如,加之他思维敏捷,故他能迅速、准确地把他对周围生活和自然界的感受通过自己的身体转化为美妙的舞蹈语言,任何一位“兰花”舞伴与他配合表演都能达到默契自然,天衣无缝。若场上偶尔出现意外情况,他能迅速不露痕迹地救场堵漏。其表演之精明,反应之敏捷,即兴创作之奇快,令人赞叹不已。

抗日战争期间,武佩选到凤台县城办事,被巡逻的鬼子抓住,见武佩选机灵过人,扬言要装麻袋丢进淮河,他见势不妙,连说,我会唱花鼓灯歌,于是唱了几段,其中有一段把鬼子骂了一顿,事后还是放他回了家。

随着年龄的增长,花鼓灯技艺不断提高,眼睛和手势像猴一样灵巧的武佩选,1948年应怀远金石礼(艺名:石猴子)灯班邀请到怀远唐集参加花鼓灯灯会,武家岗灯窝的灯班应时参加。抵灯中,号称“猴子”的石金礼用两张大桌一把椅子,叠起动作,武佩选则三张大桌,两把椅子,叠起翻空心筋斗,并爬杆摘九连灯。灯会结束后,玩友握手言和,互表客气,武佩选握着石猴子的手说:“对不起,你猴子我气死猴。”同年年底,过春节初三,几个玩友到军属家串门,走近门口,武佩选顺口唱到:“东家门口抬头望,中堂搞得真漂亮,军属牌子列在旁,左边配的董存瑞,右边配的黄继光,你们说荣光不荣光。”

1949年4月,芦沟集四月初八会期,各路灯班会聚抵灯,三张八仙桌叠起,上摆两把椅子一方凳子表演各种筋斗,没想到一脚踏空摔下,武佩选急中生智,在身悬半空时,伸手按住第三张大桌角用力一推,一个后翻在丈余外稳稳站住,全场轰动,喝彩声、口哨声,震耳欲聋。

武佩选到北京是1953年春天,为安徽省代表团参演的演员,有冯国佩、詹乐亭、李兆叶、常和龙等十二位花鼓灯老艺人。第一次到北京怀仁堂参加全国歌舞汇演,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宋庆龄等领导人接见,在演出后的总结会上,周总理把花鼓灯总结为东方芭蕾。中国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民间歌舞》中,让武佩选扮演了主要角色,武佩选的名声响誉江淮大地。



靖淮景色

鲍舒宁 摄

东津渡

黄丹丹



全线贯通的寿县东津渡大桥。(资料图)

万迎战。结果,有绝对优势的前秦败给了东晋,前秦也因此衰败灭亡,北方各民族纷纷脱离了前秦的统治,先后建立了十多个小国。而东晋则趁此北伐,把边界线推进到了黄河,并且此后数十年间东晋再无外族侵略。淝水之战,不仅在历史上留下来浓重的一笔,还在公共话语中留下了“八公山下草木皆兵”、“风声鹤唳”、“投鞭断流”等成语典故流传至今。

昔日古渡上,一座崭新的现代化大桥如长虹卧波。伫立桥上,寿州古城、八公山仙与逶迤淝水尽收眼底,桥下水波

微澜,如历史的回声,令人不由生出怀古之心。据《资治通鉴》载,公元956年,后周征战南唐时,周世宗率部包围寿州时,曾踏过“淝桥”。《寿州志》对此亦有记录:“周世宗征淮南至淝水,亲取一石马上,持以供炮,从官过桥者,人负一石。即此。复倾圮,以舟济。”由此可见,淝水古渡下架上架有古桥。

后世人,屡屡在此修桥。清咸丰状元、清末大臣、一代帝师孙家鼐撰文曰:“东津渡汇东南诸水,由城东绕而北循山麓,西与淮水汇,州之东门为往来孔道,

旧有桥,今且圮。修治之桥长72丈,宽2丈3尺,往来行人得以避坦途。”《光绪·寿州志》称:清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东津渡即开始创建淝水桥,但后来的一场大水,将桥梁冲毁。至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署寿州知府孔传樞与凤台县知县鹿鼎吉捐个人的俸银为资,令乡绅孙珩监办,在东津渡口修建较大的桥梁。该桥修完一孔后资金用尽,工程只好中止。此后到了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乡绅郑纯(文颖)捐银千两助修东津桥,修桥工程复工,于是又修成一孔。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大水屡发,冲击东津渡,导致桥塌坍塌。

历史上的淝水桥,“上行车马,下通舟楫”,由于连年黄泛,东津渡在解放前夕已淤塞严重。20世纪50年代,在毛主席“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下,治淮工程如火如荼地开展。其间,在淝水入淮口处的五里庙,兴建一座大型节制闸,防御淮水倒灌。同时,由瓦埠湖至淝水入淮口,新挖一条与淝水平行的新河,以扩大淝水下泄流量。在淝水新河上重建一座3孔石拱桥。20世纪60年代末,跨越淝水古渡的原石桥被拆除,兴建了一座全长500多米的钢筋混凝土公路桥。这座于上世纪70年代初竣工通车的东津渡大桥,亦成为了历史。2022年12月9日,全长1900米,大桥主跨130米,宽16.25米,双向6车道的东津渡大桥全线贯通。淝水古渡之名,因一座座桥梁,被世人铭记。

讲述 淮南成语典故 (第六季) 大型征文

东津渡位于今淮南市谢家集区唐山镇和寿县寿春镇交界的东淝河上,古名长濼津,是寿县宾阳门外的淝水古渡,距寿州古城2公里。

《水经注》载:“淝水自黎浆北迤寿春县故城东为长濼津,津侧有谢堂北亭,迎送所薄,水陆舟车,是焉萃止。”意为淝水从黎浆北流,流经寿春古城东名为“长濼”的渡口,渡口旁建有谢氏家族的亭子,专门迎送往来贩运木料柴草的客商,水路来的舟船和陆行的车辆都到这里停靠。可知东津渡古时称“长濼津”,以“濼”取名,可见当年水流之急。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在《浮淮赋》中写道:“于是迅风兴,涛波动,长濼潭浪,滂沛涵溶。”后代有人将这两句赋辞活化为“迅风兴潭浪,波涛动长濼”,并认为王粲在赋中的“长濼”便是长濼津。这段文字,信息量大,郦道元在《水经注》提及的“寿春故城”,即是现如今柏家台楚国故都遗址。至于“谢堂北亭”令人不由联想公元383年,发生在寿春古城东淝河畔那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著名战役——淝水之战。前秦苻坚率领各族人民,组成87万大军南下,他自称投鞭可以断流,企图一举灭晋。晋相谢安使谢玄等率北府兵8